

蓝色鸟

肖克凡 著

UNIVERSITY

● 天津古籍出版社

蓝色鸟

● 肖克凡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色鸟/肖克凡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5

ISBN 7 - 80504 - 980 - 7

I. 蓝... II. 肖...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3882 号

蓝 色 鸟

肖克凡/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天津市金铁龙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75 字数 300000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 - 80504 - 980 - 7

定 价:18.00 元

目 录

中篇小说

罗薇的峡谷	3
远山沉没	54
人烟	102
遗少	139

短篇小说

我那亲爱的玻璃	199
孩儿戏	211
一天八小时工作	227
老王你好	243
本土故事	255
活捉	270
棉袍	285
人之初	293
赵蒂的树	310
蓝色鸟	325

中 篇 小 说

罗薇的峡谷

1

双层巴士终于进站,果然是626路。人流喻地一声朝前涌去,争先恐后仿佛挤向天堂之门。是啊,天堂的隔壁其实就是地狱。你必须奋不顾身朝前冲去,否则,一不留神就进了地狱。那很不好。

此时正是城市下班的高峰时间。人们满脸焦急,一派刻不容缓的样子。年届中年的罗薇女士就是这样被候车的人流裹挟着朝前涌去,又被一股来路不明的力量抛回站台。她身穿月白色羊绒大衣,激烈的拥挤使这件名牌服装布满了皱褶,看着挺可惜的。她躲避着人流的拥挤,眼巴巴看着一个个乘客好像一条条沙丁鱼,被塞进626路巴士。然后,这只庞大的铁皮沙丁鱼罐头轰隆了几声,开走了。

长街上的霓虹灯,纷纷亮了,五光十色,照耀得人们频频变换着颜色——不是麦当劳就是肯德基,还有伊势丹什么的,西洋广告东洋商标,光怪陆离的全球化,很繁荣也很气派。于是,这座城市的初冬夜晚骤然降临,使得忙忙碌碌的人间生活再度加速。体态健美的罗薇解开羊绒大衣看了看挂在胸前的黑色塑胶电子表,六点四十分。时间紧迫不能指望巴士了,她随即朝着迎面驶来的一辆辆出租汽车,招手。

这种时刻的城市出租汽车,生意是很好的,几乎没有空载。罗薇着急了。好的。一辆空载的紫红色桑塔纳减速,停靠过来。罗薇脸上掠

过一丝惊讶之色——她希望乘坐夏利或富康。虽然身为城市白领，她还是觉得桑塔纳有点儿贵。这时六点四十五分了。罗薇无法选择，拉开车门钻进去，坐在司机右侧的副驾驶位置，急匆匆说出乘车目的地——金字塔大厦。

金字塔大厦。罗薇说话声音轻柔，音色甜美醇厚，极富磁力。司机是个黑脸男子，他听到女乘客熟悉悦耳的声音，不由自主侧脸看了看她。罗薇留着运动员发型，挺精神的。

驶上南京路，车流很稠，几乎是步行速度。您是电台节目主持人吧？黑脸司机突然发问，满脸好奇的表情。

罗薇面无表情，摇头表示否认。黑脸司机愈发好奇，一口咬定她是交通台《的哥儿之友》节目主持人陈歌儿。您的声音跟陈歌儿一模一样。您不要骗我，您就是陈歌儿。您承认您是陈歌儿，今天车费就免了。我是您的追星族，我最爱收听您主持的《的哥儿之友》栏目。

罗薇的表情里隐含着几分难以察觉的惊喜，然而这种内在惊喜被外表的矜持所掩盖。真可惜，你不能免了我的车费，我不是陈歌儿。

车子拐上浙江路，前面那座跟埃及法老毫无关系的高层建筑便是金字塔大厦了。出租车停泊在大厦门前。黑脸司机表情迟疑地收了车费，然后颇为遗憾地注视着罗薇渐渐远去的背影，突然大声喊道，您就是陈歌儿！我这耳朵是不会听错的，我在《广播电视周报》上见过您的照片。您就是陈歌儿，没错！

罗薇并不回头。她脚步匆匆走进金字塔大厦。不晚，七点十四分。约定的上课时间是七点二十分。她走进电梯伸手掀亮“13”按钮。于是，美国出产的 OTS 电梯载着这位被黑脸司机一口咬定为“陈歌儿”的国产女士，朝着十三层驶去。

看来《的哥儿之友》果然反响强烈。主持人创出的“陈歌儿效应”居然形成如此热潮。罗薇感到欣慰，她就是为了争这口气，证明自我价值。同时她也感到几分苦涩。自己毕竟退出了《的哥儿之友》栏目，深受听众喜爱的“陈歌儿”已不复存在。

OTS 电梯的墙体是精制不锈钢的，宛若一面镜子。罗薇注视着镜子里的自己，蓦然发现头发乱了。她立即动手整理发型。是啊，今天毕

竟是老师跟学生首次见面，因此她必须维护中国传统，师道尊严。

我已经不是什么“陈歌儿”啦。OTS 电梯朝着十三层驶去，拒绝承认自己是“陈歌儿”的她，注视着镜子里的“罗薇”，自言自语着。她并不否认自己长得漂亮，同时她更不否认中年女人为了抗拒衰老，每月必然拿出一笔数目可观的“维修费”，从美颜排毒液到消斑除褶霜，无所不包。罗薇愿意打这样一个比方：一个女人其实就是一座楼房。尽管它一时无人居住，然而你必须管理这座楼房。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因此说做女人是需要花大钱的——女人在人生的流水线上，她前面的工序永远是印钞机。

电梯终于到达金字塔大厦的十三层。走出电梯罗薇的手机响了。电话是女儿小美打来的，这位十二岁的初一女生故意跟妈妈撒娇，连声说怕。罗薇知道单亲家庭的孩子就是这样，只得小声告诉女儿，说妈妈马上就要上课了。小美的哭声立即凝固在电话里。

罗薇走近 1323 门前。这时候她的手机又滴滴叫了两声。她知道这是有人发来“中文短信息”。时间紧迫，她顾不得详细阅读，伸手按响了韩国夫妇的门铃。此时正好七点二十分，罗薇对自己精确无误的时间理念感到满意。

有人开门。一位身着藏蓝色西装的中年男子站在门里，目光炯炯注视着罗薇。她首次遇到这种充满活力的目光，不由感到几分意外。

您是金正源先生吧？我是您家请来的汉语教师，我叫罗薇。

这位身穿藏蓝色西装的中年男子表情郑重，操着生硬的汉语说了声欢迎，转身引着这位中国女士走进宽大的客厅，然后伸出右手指着硕大的褐色沙发说请坐。

沙发是真皮沙发。这位身穿藏蓝西装而且面无表情的韩国男子则是大韩银行驻中国办事处的高级职员金正源。

罗薇环视着这个韩国人家庭客厅里的陈设，基本属于东方风格，但她还是从茶几图案里看出几分欧洲味道，譬如那只镶着银托的杯子。

她脱掉月白色羊绒大衣，立即露出一件黑色紧身羊毛衫。这件羊毛衫的颜色不错，西方社交场合通常选用黑色晚礼服。身穿黑色羊毛衫的罗薇欠身坐在沙发上，顺势将自己那只价值四百八十元人民币的

皮包放在身旁。这只皮包是她应聘家庭汉语教师的第一笔专项投资，自以为价格不菲。在此之前她常年拎着一只有棱有角的大号皮包，很有几分粗放气概。她肤色微黑，身材修长，散发着有别于当今都市女郎的健美风采。因此单位里有人认为她当年从事过体操或跳水运动，走路仍然充满弹性。罗薇对此报以苦笑，她认为这种评价的潜台词其实是说她身上缺乏女人味道。是啊，离异女子的日常生活已经将她锤炼成为水陆两栖动物。

衣冠楚楚的金正源规规矩矩坐在罗薇对面的沙发上，目光炯炯注视着这位初次见面的家庭汉语教师。他的表情好似韩国足球，风格硬朗。罗薇在他的注视下，低头从皮包里拿出汉语教材，而两颊却浮现出两只浅浅的酒窝。罗薇笑的时候两颊的酒窝儿并不明显，不笑的时候酒窝儿却骤然出现。这确实令人称奇。因此单位里的男士们一致认为罗薇还是笑为好。

金先生，如果我没有记错，今天的第一课应当是您和您太太一起跟我学习汉语。

金正源先生表情严肃。这位大韩银行驻中国的高级职员操着半生不熟的汉语告诉罗薇，他太太将乘坐明天上午的航班从汉城飞到北京，当天就能抵达这座城市。

罗薇听罢，笑了笑。这位金先生的汉语还是很有基础的。她从他那炯炯目光里已经读出这位韩国男人的自信。

哦，这么说下次我来上课的时候就能见到您太太啦。罗薇小心翼翼问道。

是这样的。

2

晚间七点二十分上课，下课时间是晚上九点二十分。课间休息十分钟，金正源先生给这位“中国家教”沏了一杯咖啡。罗薇表示感谢，但没喝。其实平时她喜欢喝咖啡远远超过喝茶。可今晚她必须做到滴水不进。只要喝水，便极有可能使用人家的卫生间。她认为那样很不

好。

挺好的一杯咖啡，就这样放凉了。

毕竟是第一堂课，开场即是绪论。课间休息之后，罗薇以示范为主开始讲授现代汉语的口语特点，她重点讲解“语气”在汉语口语里的微妙作用，譬如说有时候相同词语由于表达语气不同，可能产生双重含义甚至相反含义。她还讲解了“逻辑重音”。金正源先生只读过一百天汉语速成班，眉头紧锁地听讲，认真在笔记本上记录要点。罗薇讲课极其专注，渐渐忘掉了时间。

罗薇胸前的红色丝带上挂着一块黑色塑胶电子表，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田径教练的秒表。于是，这更加强化了她的运动员气质。她不知道自己的这种气质已经深深感染了金正源先生。就这样，不知不觉到了九点二十分。此时，这座城市的夜生活即将开始。然而罗薇却已显得疲惫不堪。她眨着一双大眼睛朝着专心听讲的金正源先生一笑，说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吧。金正源慌忙起身，满脸不知所措的神情。

罗薇再次告诉他，每逢星期二和星期五的晚间七点二十分，她会按时前来上课的。金正源注视着罗薇胸前佩带的那只黑色塑胶电子表，用英语说了声“夜”咄。

今天是星期二，星期五我来上课的时候就能见到您太太啦？

金正源先生点点头，伸手从衣架上拿起罗薇女士的月白色羊绒大衣，颇为绅士地注视着她。罗薇不大适应这种社交场合的西方风俗，脸上掠过一丝窘意。毕竟多次在外国电影里看到这种场面，她随即镇定下来，从金正源手里接过自己的大衣说了声谢谢，紧接着又说了声拜拜。

金正源突然发问，不上课，如果，怎么办。汉语的正常词序被这位韩国先生说得天翻地覆。

罗薇听懂了，耐心告诉对方如果遇到急事不能上课，临时打电话通知就可以了。然后，罗薇从皮包里拿出自己的名片，指着上面的手机号码说，您可以随时跟我取得联系。

金正源先生接过罗薇的名片，认真看着，连声说“CC”（谢谢）。然后，他将自己的汉字名片递给罗薇。她看到金正源先生的头衔是大韩

银行驻中国业务副总代表。

罗薇离开金宅，快步走入电梯。她心里计算着，从十三层往下降，假设中间停顿五次，那么降至一楼则需要六分钟。这一段时间她必须争分夺秒。走出电梯她加快脚步跑出金字塔大厦，朝着远处的 626 路巴士站奔去。她走了三十多米就变成了跑。她必须赶上 626 路的末班车，否则她只能“打的”回家。罗薇已经给这桩“家教”生意算了一笔账。韩国人付给她的讲课费是一节课六十元，两节课一百二十元，当然是人民币。假若罗薇往返乘坐出租汽车，那么车费就要花去四十元。一百二十元减去四十元，只剩八十元。如此算来，“汉语家教”的经济效益太低。因此，罗薇必须赶上九点四十分的末班车——投币乘车只须一元钱。

罗薇气喘吁吁赶到 626 路巴士站，末班车闪着红色尾灯，刚刚驶去。罗薇气得使劲跺脚——她穿着“蒙娜丽莎”名牌皮鞋，当年价值六百六十元，如今仍不逊色。这双皮鞋是王海儿给她买的。这个王海儿当然不是那个被称为“刁民”的打假英雄。这个王海儿已经去了澳洲的悉尼，据说不回来了。

罗薇望着远远驶去的末班车，低头看了看自己胸前的黑色塑胶电子表：九点四十五分。如此说来我必须在九点四十分之前赶到巴士站，否则就完了。唉，那就“打的”回家吧。罗薇伸手叫车，一辆又一辆红色夏利出租汽车载客驶过，不停。终于驶来一辆空载的，罗薇拉开汽车前门，坐了进去。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打的”她总是习惯坐在司机旁边的副驾驶位置。这种行为显出她的几分阳刚气质。司机小声询问她去什么地方，没有等她作出回答，司机突然无声地笑了。

她不解其意，侧脸看着司机，觉出几分眼熟。司机继续笑着，说两小时之前我送您去金字塔大厦，真没想到又能为您服务。

罗薇惊讶了。是啊，这座拥有一千万人口的大都市宛若浩瀚无边的海洋，一个普通乘客与一辆普通出租车好比两条的寻常小鱼，即使一生一世也难以重逢。可事实上仅仅相隔两小时，罗薇与这位驾驶桑塔纳出租汽车司机便再度相遇在夜幕笼罩的大街上。

这是缘分。司机拍打着方向盘，兴奋不已。罗薇冷静下来，认为缘

分二字分量是很重的,轻易不得使用。于是,她说出“去丽园小区”五个字,便闭口不语了。

司机继续说,我还是认为您是陈歌儿。自从《的哥儿之友》栏目开播我就记住了您。您的声音清纯甜美,当然这跟年龄没有关系。您在交通台主持的节目,老少皆宜啊。尤其是那天现场直播的“今冬第一场雪”,不但说明您素质高而且说明您心肠好。可惜呀,您仅仅主持了三十九天就退出了。您为什么退出呢?我们纷纷猜测,这里肯定有事儿。我听说广播电台内部明争暗斗,矛盾非常激烈。您一定遇到了不公正待遇,比方说冤假错案什么的。

罗薇平心静气听着司机的絮叨,不言不语,心里却不是滋味。我本来就不是名人。我在广播电台工作二十年从来没有得到公正待遇。我比何芸不差,人家却成为著名播音员,我只是默默无闻的编辑。光阴似箭啊,人过四十日过午,不过如此。我每月领取两千元薪金,得过且过吧。人活着,有时候必须知足。知足者常乐。

司机驾车驶近丽园住宅小区,亲切地询问她几号楼。罗薇想了想,伸手指向小区门前的保安室说,请您就停在这里吧。

我知道,凡是名人都不愿意让普通听众知道住址。好啦,车费免了我请您给我签个名吧。黑脸出租汽车司机说着,迅速递上一只牛皮笔记本。此情此景使得罗薇苦笑不已,只得从皮包里掏出一支黑色圆珠笔,翻开牛皮笔记本飞快地写出“平平淡淡才是真”这句话,然后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罗薇。

她将二十五元车费夹在牛皮笔记本里,递给对方。司机接过笔记本看到“罗薇”二字,表情极其惊讶。怎么,原来您真不是交通台的节目主持人陈歌儿啊?

“罗薇”二字含金量不高,她当然知道。她颇为感慨地告诉司机,如今是年轻人的世界,陈歌儿永远不存在了。

推门下车,罗薇拎起皮包进了丽园小区的大门。小路旁一株株梧桐树投下一团团黑影。黑影儿里一对恋人正在热吻。罗薇避开这种充满青春气息的高温场面,绕路朝着回家的方向走去。是的,她已经很久没跟男人接吻了,甚至经血也开始减量。李小小多次告诫罗薇,一个女

人如果没有性生活的滋润,那么她很快就会变老的。

这时候,罗薇小皮包里的手机又滴滴叫了两声。

这么晚了,这个世界上仍然有人给她发来“中文短信息”。当然,这很可能跟接吻无关。

3

独身女子罗薇住在三楼的一套单元里,两室一厅,面积不大。她的邻居是两个租房同居的外国留学生,男生是白种人,女生介于黑白之间,混血儿。罗薇钦亮楼道照明灯,一边上楼一边从皮包里掏出钥匙。天晚了,女儿一定睡了。

这时候,罗薇听到外国留学生的房间里传出一阵女人尖叫,很放纵很刺激,充满淋漓尽致的快感。独身女子罗薇当然知道这种毫无顾忌的特殊音响意味着什么内容。这就是全球一体化吧。罗薇自我解嘲,轻手轻脚走进家门。踏进家门她突然感觉累极了,双腿沉重起来。我三十八岁便如此精力不济,这是早衰啊。罗薇晓得这种早衰是自己频频外出讲课造成的身体透支。讲课最伤气,可她需要的是钱。女儿小学毕业之后进入那所“贵族学校”读书,她动用多年积蓄拿出八万元“赞助费”。李小小多次撺掇她,说女儿是你跟高达林的共同孩子,教育经费双方分担,找你前夫要钱去。罗薇当然懂得这个道理。可小美的父亲高达林极其固执,认为小美完全应当接受国家九年义务教育,进入普通中学而不是“贵族学校”读书,因此拒绝支付这笔特殊开支。罗薇非常重视女儿的英语教育,她决心有朝一日送小美去美国留学。因此,她只能独自担承女儿的教育经费了。

走进家门站在客厅里,她看见女儿房间灯光未熄,叹了一口气。她知道小美这阵子迷恋流行歌曲和上网,睡眠严重不足。走近女儿房间,她轻轻叫了一声小美。这时房间里响起小美的哭声。罗薇推门走进,直奔女儿床前。

小美拥着一条深绿色毛毯坐在床上,扬起脸庞迎接着早出晚归的母亲,眼睛里闪烁着幽幽泪光。罗薇以为女儿是因胆怯而哭泣,扑上前

去紧紧拥抱小美。

小美别哭，妈妈委屈你啦。可是妈妈这几年不能休息啊，我必须外出讲课赚钱，供你将来出国留学。妈妈知道你一个人在家害怕，可是，可是我们只能这样啊。你这样坚持十年，就长大成人啦。长大成人之后你走向社会，就会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也会拥有属于自己的爱情，更会拥有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因此，今天你必须坚持下去，千万不能胆怯。

小美抽泣着告诉妈妈，她不是由于独自在家而哭泣的。罗薇极其惊讶，愈发不懂得女儿的心思。小美终于平静下来，目光坚定地注视着妈妈。我告诉您吧，我爱上了同班男生张悦强，真的，我爱他爱得发疯，我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他。昨天张悦强离开学校，转学去了南方，从今以后我再也见不到他啦。今天我是为张悦强而哭泣的。张悦强带走了我的全部初恋。

罗薇惊讶极了，一时说不出话来。

小美擦拭着十二岁的眼泪，极其深情地说，今天我只能用泪水纪念自己的爱情啦。

小美，你这是早恋啊！失去控制的罗薇冲动起来，伸手指着女儿说，小美！你怎么不理解妈妈的苦衷呢？我为了供你读书，早出晚归，不辞辛苦，甚至去给韩国人做家教，我为什么为什么？难道就是为了让你早恋吗？小美呀你真是让我寒心啊。罗薇说着，眼圈红了。

小美反而镇定了，脸上挂着少年老成的苦笑。早恋？难道爱情还分早和晚吗？妈妈我告诉您，我认为真正的爱情是不分早和晚的。妈妈您今年三十八岁了，您属于晚恋吗？

三十八岁的母亲被十二岁的女儿问得哑口无言。是啊，倘若存在真正爱情，确实是不分早和晚的。所谓早恋，只是教化之说。人间爱情，只有真假之分，没有早和晚的界定。罗薇面对女儿的诘问，无言以驳。她只得搪塞说，睡吧睡吧明天妈妈还要上班呢。小美似乎平静了，主动说了声晚安。就这样，罗薇从女儿房间里溃退而出，不声不响走进自己房间。

其实，爱情是没有的。

她一头扑到自己床上,感到很累。天啊,就连十二岁的小美也恋爱了,这似乎跟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无关。罗薇躺在床上,不愿动弹。这是一张双人床,显出几分辽阔。独身女子罗薇躺在这样一张双人床上,愈发衬出她的孤独。

是啊,我不能这样虐待自己,我必须去洗个热水澡。我必须口服一支静心养颜液。我必须……我必须要做的事情很多,譬如说明天下午一点半钟我必须赶到工人文化宫小礼堂,那里有我两节朗诵辅导课。后天晚上六点钟我必须赶到群众艺术馆,那里也有我的两节播音辅导课。为了挣钱,我已经变成一个海人不倦的大师了。

罗薇笑了。这时她的手机滑出,啪的一声掉在紫色地毯上。罗薇不急,她知道这种旧款手机比较结实,不怕摔。她静静地躺了一会儿,猛然想起储存在手机里的“中文短信息”,伸手从地毯上拾起手机,起身走进卫生间。

她脱光身子站在浴室镜前,注视着这个疲惫不堪的女人。是的,女人只有在浴室里才是真实的,没了唇膏,没了粉底,一派“原装货色”。这时罗薇深感做个中年女人的艰难。无论你怎样加强保养措施,毕竟青春难葆。女人的最大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年龄。

浸泡在温暖的浴缸里,她伸手拿起挂在浴室墙上的手机,十分熟练地调出今天晚上接到的两条“中文短信息”。这两条中文短信息果然很短,同样只有三个字:请复我。

发送这两条中文短信息的手机号码相同,均为139023381822。看来这显然出自一人之手。罗薇默默注视着对方的手机号码,觉得似曾相识。

这人是谁呢?

她有些好奇,三十八岁的独身女子一旦好奇心涌动,便随手拨叫了这个并不熟悉的号码。很顺利,电话通了,但没人接。罗薇任凭铃铃铃响着,泡在浴缸里耐心等待。生活已经使她习惯于等待,尽管这种等待有时毫无结果。恰恰是在这种时候,浸泡在浴缸里的罗薇感到自己在香波泡沫的簇拥下,心灵深处渐渐泛起一片片莫名其妙的涟漪。这涟漪仅仅属于女人。

电话有人接听了，浑厚的男中音“喂”了一声。这声音仿佛是从天外传来，幽远而充满神奇。

夜深了，毕竟有人想着你。单身女子罗薇内心油然涌起一股久违的激情。您是谁？请问您为什么两次发来中文短信息要我复机？

罗薇你好，我是房立人。

4

这座城市的广播电视大厦高达三十八层，临近封顶却因资金短缺而停工，被舆论称为“烂尾楼盘”。烂尾就烂吧，于是广播电台的编辑们只得挤在那座老式灰色楼房里办公。尤其是广播电台文艺台的编辑们，工作环境更是狭窄不堪，人人均作沙丁鱼状。文艺不值钱了，文艺台的广告远远不比经济台新闻台和交通台，常常是无米下锅。罗薇编辑的栏目《夕阳无限好》属于文艺台的老年节目，更是等而下之。人没地位，她的办公桌龟缩在办公室角落里，更没地位。罗薇在这里工作多年，从来不曾拥有主人的感觉，甚至连仆人的感觉也没有。她只觉得自己是路人，匆匆经过这里而已。

上午坐班的时间很严格，捱到下午便松动了，好在罗薇习惯于上午工作，午餐之前精力充沛。这时她坐在办公室里编辑着明天上午播出的稿件，听到有人喊“罗薇电话”。放下手中稿子，起身去隔壁办公室接电话。其实她很不愿意到隔壁办公室去。那部电话机摆在《今夜星光灿烂》栏目编辑郑一辉桌上。此君热衷于小道消息传播，而且色大胆小。罗薇甚至怀疑，她在交通台以“陈歌儿”名义主持《的哥儿之友》节目，热播之后莫名其妙遭到陷害，其中郑一辉也作了手脚。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电话是李小小打来的。这疯丫头是电视台专题部编导，手里握有《谈男论女》和《大众性学》两个栏目，月薪很高，加上灰色收入，堪称富姐。拥有一张漂亮脸蛋儿的李小小是罗薇在广播电视大院里的惟一朋友。罗薇知道，一个男人可以拥有一大帮铁哥儿们，结成死党。女人与女人之间，却很难交成“铁姐妹”。女人天生就是跟男人谈情说爱的材